

杜诗 及中晚唐诗研究

◎ 张巍 著

詩

齊魯書社

诗

中晚唐诗研究

张巍 著



诗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诗及中晚唐诗研究 / 张巍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11. 10

ISBN 978-7-5333-2529-9

I. ①杜… II. ①张… III. ①杜诗—诗歌研究②唐诗—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5177 号

杜诗及中晚唐诗研究

张 巍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 32

印 张 11.75

插 页 2

字 数 283 千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529-9

定 价 36.00 元

序

尹占华

张巍作《杜诗及中晚唐诗研究》，写信请我为序。张巍曾随我攻读硕士研究生，作序自然是分内之事，遂慨然应允。至看到书稿认真阅读之后，方感到是书内容颇为丰富，不仅由杜甫而及中晚唐，后面几章已出唐入宋，剖析论证，洋洋近三十万言，对于我能否写出到位且比较深入之序言，反有些疑虑了。

是书先是单论杜诗三章，后是论刘白与姚贾一章、李贺一章，为我写的两篇书评也文列其中，或因我的书是《王建诗集校注》、《张祜诗集校注》，王建和张祜都是中唐诗人，遂将二文也排列于此。接下来是论温李的五章，其中一章联系杜甫与李贺论温李。以下尚有论温庭筠的诗法与词法一章、韩偓香奁诗的词体特质一章、宋词对于温李诗的化用一章、李商隐诗歌研究代表论著述评一章，也与温李有关，韩偓则是温李的派生者。其余几章皆由唐及宋，一章论晚唐三大诗人群与宋初三体，一章论李商隐与西昆后学，一章论半山诗与晚唐诗，一章论韩偓与江湖诗派。对于上述章节的安排，稍加体味便不难理解作者的意图。作者显然是将杜甫作为中晚唐诗的领起者，而最能代表晚唐诗歌成就的是李商隐与

温庭筠,遂将温李研究作为重中之重,入宋之论也皆与温李或晚唐有关。抓住这条线索,此书的脉络便豁然清晰了。

杜甫诗已不是典型的盛唐风格。所谓盛唐风格,我意是指思想内容上的理想主义、美学风格上的壮阔丰硕、语言上的自然清新,杜甫诗大都与之异趣。故杜甫之诗不仅是唐诗的分界,其实也是中国古典诗的分界。由是而观之,将研究杜诗作为研究中晚唐诗的开山,是很有意思的。正如此书所指出的:“自中唐起,杜甫就成了诗人们推尊的崇高典范。”(第一章《谁能与杜甫并称——唐宋人的一种诗学选择》)是书反复论证杜甫诗的集大成特征,所谓集大成,于前代诗人成就兼收并蓄,汲其所长为我所用,在当时即是创新,对后世则是启源。至于晚唐的温李,也诚如是书所说:“以李商隐、温庭筠为核心的一个风格绮艳典丽的极为松散的诗歌流派,充分反映了晚唐时期的时代气候与艺术精神,代表了晚唐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是晚唐创作成就最高且最富有典型意义的诗人群体。”(第七章《晚唐温李诗人群及温李诗风》)治唐诗者皆知晚唐诗派大体有三,一派宗白居易、张籍,一派宗姚合、贾岛,一派即温李。其中前两派亦即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一“晚唐两诗派”条所云:“晚唐之诗分为二派,一派学张籍,则朱庆馀、陈标、任蕃、章孝标、司空图、项斯其人也。一派学贾岛,则李洞、姚合、方干、喻凫、周贺、九僧其人也。”然温李一派创作成就最高,最具创新特色,对后世影响最大,则是不可否认的,视为新风格的开派者也无不可。是书又具体论述了屈原、李白、杜甫、李贺对于温李之影响,颇有创新之处。书中论温李诗朦胧深婉的特色时说:“用意象组成心灵的象征图景,诗歌因此呈现出高度的主观化特征。但这种主观化是将作者的自我心灵隐藏于意象之中,借意象和图景得以显现,主体和客体始终似二似一,难分彼此。这与盛唐诗人如李白的主观化截然不同。”又说:“在温李的诗中,主体与客体已经模糊了界限而

打并成一片,诗中所写的万物莫不附着‘我’之色彩,诗人心灵看似没有出场却又无处不在,读者似会其意但终难以确指。”(第九章《温李诗朦胧深婉的诗境及其成因》)上述之分析与论述,是相当精彩和深刻的。

张巍有着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广泛的艺术爱好,他对于音乐、书法、绘画都有兴趣,并阅读过不少相关论著。这样,他就有可能从更加广阔的艺术学的角度出发来考察诗歌。书中论杜甫与盛唐艺术的一章,正是在这样的思路和背景下写成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的研究中,非常强调诗歌的审美特质,或者说诗歌作为艺术的特性。诗歌审美特质的生成,离不开诗人独特的心灵感受。书中对于温李诗人群文学思想的探讨,对于李贺心路历程的分析等方面,对诗人的内在气质和心灵世界都有比较准确的分析。诗歌审美特质的生成,更有赖于诗人学习前代诗歌的独造之处,作者可以说用了大量的气力在诗歌的渊源和影响研究方面,这也是书中占相当分量的内容。

与这一特点密切相关,是书中对诗话等中国古代诗学论著的熟练征引和细致分析。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度,但文学史这种样式是近代来自于西方和日本。当然不是说中国古代就没有类似的文学史研究,早在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中就包含有类同文学史思路的叙述,但这些毕竟不是主流。中国古代对诗歌研究的主要方法有二:一是史学、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例如正史之《文苑传》、诸家诗人年谱、诗集编年及校注等;二是文艺学方面的研究,这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文献形态,诸如诗话、选本、评点、论诗诗等。程千帆先生所倡导的“文艺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对这两个传统都注意到了,而此种方法能为现今古代文学研究者所普遍适用,也与它本来就是固有的民族优良传统有关。诗话等著作中,相关评论虽然往往片言只语,但颇能切

合到位,对于诗作的分析,更是多有传神之处。作者书中对于诗话等的重视,正好与作者对诗歌艺术特质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张巍读本科期间在西北师范大学,我曾给他讲授过隋唐文学与宋元文学,随后又跟我攻读硕士研究生。他报考博士研究生时,我力主其报考外地名校,最终他进入了南京大学莫砺锋先生的门下。莫先生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大家,张巍受其教诲,学问日进自在情理之中。现今有如此著作问世,确为可喜之事。我也希望张巍将此书的出版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取得更大的成绩。

2011年5月于西北师范大学

目次

序	1
第一章 谁能与杜甫并称	
——唐宋人的一种诗学选择	1
第二章 杜甫的文学审美理想	26
第三章 公孙大娘剑器舞·张旭草书·杜诗	
——杜甫与盛唐艺术关系的个案研究	46
第四章 中晚唐之际的刘白诗派与姚贾诗派	67
第五章 李贺诗歌中的心灵图景	81
第六章 中唐诗人别集校注二种述评	92
第七章 晚唐温李诗人群及温李诗风	105
第八章 温李诗的对仗、声律、用典技巧	
——兼论类书和骈文对温李诗的影响	123
第九章 温李诗朦胧深婉的诗境及其成因	141
第十章 晚唐诗人的楚骚情怀	150
第十一章 杜甫与李贺对温李的影响	161
第十二章 从晚唐三大诗人到宋初三体	173
第十三章 李商隐与西昆后学	187

第十四章	半山诗与晚唐诗	196
第十五章	韩偓与江湖诗派	210
第十六章	温庭筠的诗法与词法	225
第十七章	韩偓香奁诗的词体特质	239
第十八章	宋词对于温李诗的化用	263
第十九章	李商隐诗歌研究代表论著评述	277

附 录

从《瀛奎律髓汇评》看唐宋诗之争	294
论唐宋时期的类编诗文集及其与类书的关系	310
《唐人赋钞》考论	326
主要参考文献	348
后 记	365

第一章 谁能与杜甫并称

——唐宋人的一种诗学选择

并称是中国古代人物品评中的重要现象,诗人并称则是诗歌批评的一种特殊方式。并称的诗人大都风格相近或成就相当,且往往关系密切见称于时,成为形成时代风貌或诗歌流派的基础。诗人并称的具体方式有多种,但一般表现是将两位或多位诗人的姓氏相连而称,在诗文中则倾向于将其姓名称号等句中并举或上下句对称。诗人并称是时代的产物,被社会认可后就具有稳定性,但它同时也反映了诗歌批评者的观点,在不同批评者的笔下,围绕同一位诗人可能产生不同的并称。

自中唐起,杜甫就成了诗人们推尊的崇高典范,能与杜甫并称,就意味着跻身于成就最为卓著的诗人的行列。由唐至宋,随着诗歌的发展与诗学风气的变化,与杜甫并称的诗人也在不断发生着改变,陆续有各种新的并称产生。考察这些不同的与杜并称现象,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唐宋诗学思潮的演进。^①

^① 舒芜先生《论韩愈诗》一文中认为:“中国诗歌史上,继‘李杜’之后,只有‘杜韩’并称,虽然并不能说韩愈在中国诗歌史上就是李、杜而下的第三人,但此外再没有第三个诗人得到这种崇高荣誉,却也是事实。”文载《舒芜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这种说法不够妥当,详见下文。

一 李杜、陈杜、卢杜

李白是第一位与杜甫并称的诗人,但李杜并称始于何时需作进一步分析。唐宋人在某些记述中认为李杜生前就早已齐名并称,如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①《新唐书·杜甫传》也说杜甫“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其实并非如此。当天宝年间李白早已名满天下时,杜甫还声名未显,他自己慨叹:“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②晚唐时期王赞《玄英集序》中也说:“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诗人或不尚之。”^③可见当时并不存在二人就已并称的情况。

大历五年(770),漂泊湖湘的杜甫写下了《长沙送李十一》一诗,诗中说:“李杜齐名真忝窃,朔云寒菊倍离忧。”^④其中的“李杜齐名”指的还是诗人自己与李衡。李衡为杜甫友人,曾与杜甫一起避乱同谷,此时路过长沙,与杜甫相逢后再别。《全唐诗》诗间小注云:“用杜密、李膺、李固、杜乔旧事为喻。”^⑤陈贻焮先生的解说更为明白:“古今‘李杜’并称的不一而足,在我真不敢同你齐名……”^⑥《长沙送李十一》一诗在《杜诗详注》中编在倒数第二首,仅在杜甫的绝笔之辞《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之前。可见终杜甫一生,也还不知道有自己与李白并称的

① 《元稹集》卷五十六,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01页。

② 《南征》,《杜诗详注》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50页。

③ 见方干《玄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杜诗详注》卷二十三,第2090页。

⑤ 《全唐诗》卷二百三十三,中华书局1999年版。

⑥ 陈贻焮《杜甫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4页。

说法,否则也不会将自己与诗名未著的李衍在此并提作“李杜”了。

明代的胡震亨认为李杜并称起于大历年间,他在《唐音癸签》中说:“杨凭有诗云:‘直用天才众却瞋,应欺李杜久为尘。’凭,大历中人也。知两公身没未几,世已有并称矣。”^①这种说法也同样不当。胡震亨所举诗为杨凭与窦牟的唱和诗,两人原作如下:

杨凭《宴洛阳见简篇章偶赠绝句》:直用天才众却瞋,应欺李杜久为尘。南荒不死中华老,别玉翻同西国人。

窦牟《奉酬杨侍郎十兄见赠之作》:翠羽雕虫日日新,翰林工部欲何神。自悲由瑟无弹处,今作关西门下人。

此二诗《四部丛刊》影嘉业堂藏宋刊本《窦氏联珠集》中有载,杨凭所赠诗题下注明作者为“恭王傅杨凭”,而杨凭任恭王傅一职在元和六年(811),并非大历年间。窦牟称杨凭为“杨侍郎”,是因杨凭曾任刑部侍郎一职,其任职时间在元和二年至元和四年之间,则此诗更不可能作于元和二年(807)之前。杨凭作此诗时杜甫去世已逾三十年,因此诗中才有“李杜久为尘”之说。

诗人李杜的并称正式出现于元和年间,韩愈则是大力并尊李杜的第一人。贞元十四年(798),韩愈作《醉留东野》一诗,其中就有“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这样的诗句。元和元年(806),韩愈自江陵召还为国子博士,与孟郊、张籍等多有唱和,在诗中数次提及李杜并对其高度肯定,如《荐士》“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城南联句》“蜀雄李杜拔”,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李杜指称李白杜甫。韩愈诗中李杜并称或并举者共有七处,最为响亮的就是元和十一年(816)《调张籍》

① 《唐音癸签》卷二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88页。

诗中所说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①。

韩孟诗派的其他诗人也将李杜并称,如孟郊《戏赠无本》“可惜李杜死,不见此狂痴”,皇甫湜《题浯溪石》“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元白诗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李杜诗篇敌,苏张笔力匀”,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晚唐代表诗人李商隐、杜牧同样认为“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②、“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③。可见李杜并称的崇高地位从元和时期起就已完全确立,是唐人自己推举出的最为优秀的当朝诗人。

李杜在晚唐时期就已成了诗学的坐标,当时对某位诗人最高的称许就是认为他足以比美李杜,如张洎评价张籍“自李杜之后,风雅道丧,继其美者,惟公一人”^④,顾云赞赏杜荀鹤“可以左揽工部袂,右拍翰林肩”^⑤,《唐阙史》更是有“郑畋当在李翰林杜工部之右”^⑥的说法。这些评价或许并不恰当,但从其中可以看到晚唐人追慕并渴望超越李杜的向往。

经历了五代和宋初的短暂消歇之后,李杜的诗学价值在庆历

① 以上编年均据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韩愈诗中李白、杜甫并称及并举者共有七处,洪迈《容斋四笔》卷三中认为有六处,是因为没有统计《城南联句》中的韩愈诗句。

② 杜牧《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三韵》,《樊川文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9页。

③ 李商隐《漫成五章》其二,《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13页。

④ 《张司业诗集序》,《张司业诗集》,《四部丛刊》本。

⑤ 《唐风集序》,《文苑英华》卷七百一十四,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3688页。

⑥ 高彦休《唐阙史》卷上,《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2页。

年间得到了重新发现。北宋后期的蔡宽夫在追溯了宋初诗歌走向后指出：“景祐、庆历间，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太白、韦苏州诸人，始杂见于世。杜子美最为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①值得注意的是，唐宋时期李杜诗歌价值的两次被认识发现都与文学的复兴相一致。盛唐之后，大历诗风的实质是承袭王孟诗歌但境界太过于狭小，此后的元和诗人则寻找到了李杜这样的光辉典范，“诗到元和体变新”^②，形成了唐诗第二个创作高峰。宋初诗风效法白居易、姚贾、李商隐，沿袭晚唐五代馀风，此后的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等人则相继高举李杜的大旗，成为宋诗之变的起点。苏黄更是充分肯定李杜，元祐诗歌也达到了宋诗的顶峰。可以说推尊李杜充分表明了“开元”对于“元和”及“元祐”的重大启示，诗歌“三元说”中的“三元”有着内在的一脉相承之处。

韩愈推尊李杜，并未言其高下，元白则扬杜抑李，宋人如欧阳修般扬李抑杜者极少，一般都认为“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③，成就在李白之上。宋人对用于并称的李杜一词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谢伯采《密斋笔记》和孔平仲《孔氏杂说》都认为有“三李杜”^④，庄绰《鸡肋编》中又说：“李、杜、苏、李之名尤著于世者，以历代所称兼于文行故也，余尝以一绝记其闻者：‘大义终全显汉廷（李固、杜乔），名标八俊接英声（李膺、杜密）。文章万古尤光焰（李白、杜

①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二引《蔡宽夫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5页。

② 《馀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白居易集》卷二十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03页。

③ 《韵语阳秋》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宋刻本，第10页。

④ 见《密斋笔记》卷四及《孔氏杂说》卷三。

甫),疑是天私李杜名。’”^①博学的洪迈在《容斋四笔》中列举了汉李固、杜乔,李云、杜众,李膺、杜密及唐李白、杜甫为“四李杜”^②。可以看出其中李白、杜甫的并称最为晚出而影响最大,以至于后来提起李杜来一般都指李白、杜甫。

陈子昂与杜甫并称为陈杜的说法稍晚于李杜并称出现。元和五年(810),白居易作《秦中吟》十首,唐衢读到后极赞叹并有诗唱和,然而不久就离世。白居易后来在《伤唐衢》一诗中记述了亡友唐衢对自己诗歌的称赏:“致我陈杜间,赏爱非常意。”已将陈杜相提并论。宋初王禹偁赞赏孙仅《甘棠集》时也说:“新集《甘棠》尽雅言,独疑陈杜指根源。”^③陈杜并称的着眼点是他们都直面社会,感伤时事,关怀民生,正如南宋戴复古论诗绝句所言:“飘零忧国杜陵老,感寓伤时陈子昂。”^④杜甫推尊并学习陈子昂感时忧国的精神,赞许陈子昂“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⑤。白居易也是在这点上学习陈杜并有所成就的诗人,他在《初授拾遗》一诗中说“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王禹偁学白诗而欲上造杜甫,自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⑥。他们四人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的前后相承关系,白居易、王禹偁因此才以陈杜并称。而唐衢将白居易诗比做陈杜,正是因为白居易诗有“唯歌生民病”^⑦的特点;王禹偁称许孙仅追步陈杜,孙仅也是宋初用力学杜的诗人

① 《鸡肋编》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容斋四笔》卷十五,见《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93页。

③ 《书孙仅甘棠集后》,《小畜集》卷九,《四部丛刊》本。

④ 《论诗十绝》其六,《石屏诗集》卷七,《四部丛刊》本。

⑤ 杜甫《陈拾遗故宅》,《杜诗详注》卷十一,第949页。

⑥ 《前赋春居杂兴诗二首间半岁不复省视因长男嘉祐读杜工部集见语意颇有相类者咨于予且意予窃之也予喜而作诗聊以自贺》,《小畜集》卷九。

⑦ 白居易《寄唐生》,《白居易集》卷一,第15页。

之一,作有《读杜工部诗集序》。

中唐时期,刘禹锡还将卢象与杜甫并称,他在为友人董挺《武陵集》所作序中讲到,与董挺交游者,“皆青云之士,闻名如卢、杜(卢员外象、杜员外甫),高韵如包、李(包祭酒佺、李侍郎纾)。迭以章句扬于当时”^①。卢象在盛唐时颇有诗名,《河岳英灵集》选其诗七首,评语中也说“象雅而不素,有大体,得国士之风。曩在校书,名充秘阁”^②,在中唐时声名尤著,因此刘禹锡这里才会有这种说法,此后就无人提及了。

二 杜韩、李杜韩、李杜韩柳

杜韩并称始于晚唐,此时韩愈已充分确立了自己 在文坛上的地位。不过杜韩二人并称最先指的是杜诗韩文,李商隐《樊南甲集序》中即有“韩文杜诗”的说法,杜牧在《读韩杜集》一诗中则说:“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③其中韩集与杜诗并举,指的也是杜诗韩文。此句一作“杜诗韩笔”,诗意更为明显。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对此解释说:“南朝词人谓文为笔……杜牧之亦云:‘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亦袭南朝语尔。往时诸晁谓诗为诗笔,亦非也。”^④

韩文能与杜诗并称的起因在于韩文的“气盛言宜”与杜诗的雄厚沉郁有相像之处,王应麟《困学纪闻》中引李商隐和王安石的说

① 《董氏武陵集纪》,《刘禹锡集》卷十九,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238 页。

② 《河岳英灵集》卷下,《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99 页。

③ 《樊川文集》卷二,第 30 页。

④ 《老学庵笔记》卷九,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117 ~ 118 页。

法：“李义山谓昌黎文若元气，荆公谓少陵诗与元气侔，唯韩杜足以当之。”^①显然着眼于二者在气韵沉雄方面的相同点，正如《密斋笔记》所说：“杜诗韩笔颜书，规模大，气韵高古。”^②

韩文杜诗并称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二人皆富于学识，为学力型之文人。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韩愈遍读诗书，“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③，这使得“以才学为诗”的宋人极为推崇向往。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中教导自己的外甥说：“子美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杜韩自作此语耳。古人之为文章，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陈言入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④类似的说法在宋人的诗话笔记中不断出现，并直接启发了“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的热潮。

出于对杜诗韩文的崇敬，宋人更是将“集大成”这样一顶桂冠奉献给了杜韩。苏轼说杜诗韩文“皆集大成者”^⑤，秦观在《韩愈论》中也认为杜甫和韩愈能“积众家之长”从而“集诗文之大成”^⑥。可见韩文已和杜诗一样，被宋人视为包括宋代在内整个中国古典诗文的最高典范。

以杜韩指称杜韩诗则相较杜诗韩文要晚，集中出现主要是在南宋时期。在南宋诗人的诗作中称许杜韩诗者极多，如杨梦信《乡禅嵩老集古人佳句成诗编成巨帙以示余钦叹不足辄赋二绝率然悚

① 《困学纪闻》卷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谢伯采《密斋笔记》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韩愈《进学解》，《韩昌黎文集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6页。

④ 《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四部丛刊》本。

⑤ 《后山诗话》，《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4页。

⑥ 徐培均《淮海集笺注》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51～752页。